

根

一个美国
家族的历史

(美)阿历克斯·哈利著



根

一个美国
家族的历史

(美)阿历克斯·哈利著



陈尧光校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lex Haley

ROOTS

The Saga of an American Family

Doubleday & Company, N.Y. U.S.A

1976

根据美国纽约达布戴出版公司1976年版译出

根

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

〔美〕阿历克斯·哈利著

陈尧光 董亦波 李森 译
谢榕津 胡思旅 陈亮

陈尧光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4.125印张 581,000字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11002·505 定价(上、下册)2.35元

第七章

八月底，一个闷热的中午，苏基大娘踩着蹒跚的步子，急冲冲地跑到西红柿地里找拉琴人，她一边喘着气，一边对他说，她为老园丁担心得要命。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没到她屋里来吃早饭，她还没在意，可等到了中午他还没来吃午饭，她开始着急了，她上他屋去敲门，大声叫喊，没有人答应，她害怕了，她想最好来问问拉琴人是否在哪儿看到他。但拉琴人也没看到他。

当天晚上，拉琴人对昆塔说：“我还没有走进那里，就有点明白了。”昆塔说，那天下午他赶车接老爷回来的路上，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的感觉。拉琴人说：“他就那样躺在床上，显得非常安详，脸上略带微笑，象睡着了似的。可是，苏基大娘说他已经在天堂里醒来了。”他说他已到地里去把这伤心的消息告诉了在那里干活的人，领班的卡托和他一块回来帮他擦洗遗体，放在一块凉板上。然后，作为传统的丧事标记，他们把老园丁那顶汗水渍黄了的草帽挂在他门外。地里干活的人回来以后，集合在老园丁屋前，向他表示最后一次敬意。然后，卡托和另一个大田黑奴就去挖掘墓穴。

昆塔回到家里，心里特别难过，不仅由于老园丁死了，而且因为自己从吉西出生以后就没有经常去看他。似乎总是没时间，而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回到家中时发现贝尔在哭，这也在意料之中，可是当她告诉他为什么哭时，他吃了一惊。她哭着说，“我总把他看成我那从未见过面的爸爸。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告诉过他，现

在他不在了，一切都不同了。”她和昆塔默默地吃了晚饭，并把吉西裹得严严实实的以防秋夜凉意，然后带着她去和其他人一起“为死者守灵”，一直到深夜。

昆塔坐在离其他人稍远一点的地方，吉西在他怀里不停地动着。第一小时是祷告和轻声歌唱。然后，曼迪大姐开始了一场悄悄的对话。她问道，在坐的人有谁听老人说过他有什么亲戚还活着吗？拉琴人说，“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听他说过他从来不知道他妈妈是谁。我听见他提起他的家庭就这么一次。”由于拉琴人是他们中间同老人最接近的，如老人有亲戚的话他是会知道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可能没有什么人需要通知了。

又作了一段祷告，又唱了一首歌。然后，苏基大娘说，“他似乎一直属于沃勒家。我听他说过，老爷小时候曾骑在他肩膀上玩，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老爷在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以后就把他带了过来的原因。”

“老爷也很伤心，”贝尔说，“他让我告诉大家，明天歇工半天。”

“唉，他总算是正经八百地埋葬了。”大田奴隶阿达说道，她的儿子诺亚木呆呆地坐在她身边。“许多东家只让你歇一会儿工，回来看一看死了的黑奴，就把那还没有凉的尸体埋进土里了。”

“好啦，所有姓沃勒的都是有身份的白人，所以我们不必为这种事担心，”贝尔说。

这时其他人开始谈论说，有些有钱的种植园主有时还为长期在大房子里做饭的厨娘，或者给他家带大了两第三批孩子的老嫫母举行极为隆重的葬礼。“甚至把他们埋在白人的墓地里，还立了石碑说明他们埋在那里。”

对终生的劳累付给的这种报酬是够暖人心的，虽然来得有点太迟了，昆塔辛酸地想道。他记得老园丁曾告诉过他，他初来老爷的大房子时还是个年轻力壮的马夫，干了许多年，后来被马踢成重

伤。他还继续喂马，可是越来越不行了。最后沃勒老爷吩咐说，在他余下的年头里，能干什么就随便干点什么吧！他开始还在昆塔协助下照管菜园子，后来连这活儿也干不成啦。打那以后，他主要用玉米皮编帽子，用草编椅子面和扇子。后来关节炎发展得连手指也动不了啦。昆塔回想起在县里一家阔气的大房子里经常见到的一个老人。他虽然已获准不干活，但仍然要年轻黑人每天清晨把他背到花园里，侧身躺在地上，用他那扭曲的手为他所终生敬爱的、和他一样年迈残废的女主人除花坛里的草。昆塔知道，这些人还算幸运。有许多老人，当他们再也达不到的工作量时，就开始遭到殴打，最后以二十或三十块钱的价格被卖给那些渴望上升到种植园主阶级的“穷白人”农夫，那些人硬是把他们活活累死。

四周的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打断了昆塔的思绪。他们念了最后一段祷告，就拖着疲倦的身子，各自走回家去，乘天亮前睡上几个小时。

早饭后，拉琴人立即给老人穿上好几年前沃勒老爷的父亲赏给老人的一套深色的旧衣服。他的几件别的衣服已经给烧掉了，因为，贝尔对昆塔说，谁穿了死人的衣服也会很快死去。然后，卡托把死人绑在一块两头用斧子砍尖了的宽木板上。

过了一会儿，沃勒老爷拿着一本大黑皮圣经从大房子里走了出来，跟在奴隶巷人们的后面，他们用一种特殊的一步一顿的步伐跟在拉尸体的骡车后面走。他们轻轻地唱颂一支昆塔从未听到过的歌：“等到清晨，我到了那里，对我主耶稣说，您好！您好！……等到清晨，我将起身，对我主耶稣说，您好！您好！……”他们一路不断地唱着一直到奴隶的坟地。昆塔觉察到，平时谁都绕着坟地走，深怕“鬼”“魂”之类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一定和他那非洲的恶魔差不多。非洲人也避开坟地，然而是为了不想惊扰死者，而不是为了害怕。

当沃勒老爷在墓穴一边停下了步，他的奴隶们也在另一边站好之后，老苏基大娘就开始祷告了。然后一个名叫珀尔的年轻大田女奴唱了一首哀歌：“快回家吧，我那疲乏的灵魂……今天我听到天堂之声……快快走吧，我那疲乏的灵魂……我的罪孽已经得宽恕，我的灵魂已获自由……”然后，沃勒老爷低着头说道：“约瑟夫斯，你是一个善良忠实的仆人。愿上帝祝福你的灵魂，使之安息。阿们。”昆塔在悲痛之中，惊讶地听到老园丁被叫做“约瑟夫斯”。他纳闷老园丁究竟姓什么，就是说他的非洲祖先姓什么，是属于哪个部族的。他怀疑老园丁自己是否知道。他多半和活着时一样，死了都不知自己究竟是谁。昆塔用泪水朦胧的眼睛，和别人一道看着卡托和他的助手把老人放到那多少年来他一直使植物在其中生长的大地中去。一铲铲土撒到他的脸上胸上，昆塔的嗓子哽塞了，他忍住眼泪，四周的妇女开始哭泣，男人们开始清嗓子、擤鼻子。

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默默地从坟地回来，昆塔想起在朱富雷村，一个人死了，他的家人和友好们就会在茅屋内大哭大喊，在尘土中打滚，而其他村人则在屋外跳舞，因为大多数非洲人相信，没有悲哀就没有快乐，没有死亡就没有生命。当他敬爱的祖母雅伊莎死去时，他的父亲就给他讲过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他还记得奥摩罗对他说过：“昆塔，别哭了。”他告诉他，祖母只是参加到另一种人的行列中去了。每个村子里都有三种人：去见真主的人、活着的人、即将诞生的人。有那么一刹那，昆塔想到自己必须把这些事讲给贝尔听，但是他知道，她不会理解。他的心沉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在将来的某一天，把这件事和其他许多事情告诉吉西，让她知道她永远见不到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第七章

园丁之死使昆塔的心情一直这样沉重，以致于贝尔在一天晚上等吉西睡后，便对他说起了这件事。

“听我说，昆塔，我知道你对那园丁的感情，可现在也该是你摆脱这种心情，和活着的人一块生活的时候了！”他盯了她一眼。“随你的便吧。可是，如果你还是这么闷闷不乐，吉西星期天的两岁生日就过不好了。”

“我会好的，”昆塔生硬地说，暗自希望贝尔没看出来他压根儿把这件事给忘了。

他还有五天时间给吉西做一件礼品。到了星期四下午，他已用松木刻成了一个漂亮的曼丁哥娃娃，涂上了亚麻籽油和灯烟，摩擦到使它象他家乡的乌木雕刻那样发亮。贝尔早已给吉西做好一件衣服，这时正在厨房里做两支粉红的蜡烛，准备插在那块巧克力蛋糕上，苏基大娘和曼迪大姐还要在星期天晚上来分享这块蛋糕。这时，约翰老爷的马车夫鲁斯比赶着车来了。

老爷微笑着把贝尔叫去，向她宣布说安妮小姐已说服她爸妈，让她来和大伯一起度过整个周末。她明天傍晚到。对此贝尔只得不吭气。老爷说：“你得准备好一间客房。你干吗不烘一块蛋糕什么的，等星期天用呢？我的侄女说你的小姑娘那天过生日，她想在她的屋里举行一次庆宴，就她们两人参加。安妮还问我能不能让吉西在大房子里和她过一夜，我说可以。所以千万别忘了在床脚旁铺一付床垫。”

贝尔把这些消息告诉了昆塔，还说她得把准备好的蛋糕拿到大房子里去，不能在他们的屋子里用。吉西将和安妮小姐一起忙

她们的庆宴，因此他们就不能举行家宴了。昆塔气得说不出话来。他连看也没看她一眼，跺着脚，走了出去。他一直走进了堆房，从一堆稻草下面，拿出他藏在那里的木娃娃。

他曾对真主发过誓，决不让这类事情发生在吉西身上——但他又能怎么样呢？他感到如此心灰意懒，他几乎开始能理解为什么这些黑人终于相信，反抗白鬼子是徒然的，就象鲜花不能昂首挺立在飘雪之下一样。就在这当儿，他一面看着木娃娃，一面想起他听说过的一个黑人妈妈的事，她把自己婴儿的脑袋撞碎在拍卖台上，尖声叫道：“你们强加在我身上的事，决不能再发生在她身上！”他把木娃娃高高举起，准备往墙上甩，但又把胳膊放了下来。不，他永远也不会这样对待她。可是，能逃跑吗？贝尔自己也提过一次。她真的会走吗？即使她愿意走，——在他们这样大把年纪，他那只半截子脚，还带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他们能走成吗？他已有许多年没有认真地考虑逃跑了。可是，他现在对所在区域和对种植园一样了如指掌，也许……

他扔下木娃娃，站了起来，走向小屋去。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贝尔开始说开了。“昆塔，我和你一样痛苦，可是，听我说！我宁愿这样，也不愿她象那个小诺亚一样成为一个大田奴隶。他只比吉西大两岁，他们已经开始叫他到地里去除草、提水了。不管你对别的事怎么想，看来这一点你得同意。”昆塔和平时一样不吭气。但是他在二十五年的奴隶生涯中所见的事、所干的活足以使他知道：一个大田奴隶的生活就象一头牲口，他宁死也不愿让他的闺女由于他而遭到这样一种命运。

几星期后的一个晚上，他回家时看到贝尔站在门口等他，拿着一杯他长途赶车后总是很想喝的冷牛奶。等他在摇椅上坐下等吃晚饭时，她又来到他身后，不用他开口，就给他按摩背上那块她知道经过一天赶车必然很痛的地方。她又把一盘他最爱喝的非洲汤

放在他面前，这时，他知道她必然是在设法为某件事软化他。但是他根据经验，并不去问是什么事。整个晚餐时间，她都比往常话多，谈论一些比往常更不重要的琐事。他开始纳闷她是否会谈正事。晚饭后一个小时，他们准备上床睡觉了，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深吸了一口气，把手搭在他胳膊上，他知道要谈正事了。

“昆塔，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讲，所以就直说了。老爷告诉我，他答应安妮小姐，等明天他巡视病人经过约翰老爷家时，把吉西带去陪她玩一天。”

这真太过分了。坐视他们把吉西慢慢变成一只懂礼貌的叭儿狗就已经够令人受不了啦。现在她已管教好了，他们就要他把这只狗交给新主人。昆塔闭上了眼，努力压住怒火，然后从椅子上跳起来，恶狠狠地把手从贝尔手中抽出来，冲出门外。那天晚上，她躺在他们的床上辗转不眠，而他却在马房里，坐在马具下面。两个人都在哭泣。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约翰老爷家门口停了下来，没等昆塔把吉西举起放到地上，安妮小姐就跑出来接他们了。吉西连一声“再见”都没讲，他痛苦地想道。他一面调转马头往大路赶车，一面听到她们那银铃般的小姑娘的笑声。

天色已晚，他在约翰老爷家南边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大房子外面等老爷，已等了好几个小时。一个奴隶出来对他说，沃勒老爷可能得整夜守着他们那生病的小姐，让昆塔第二天来接他。昆塔愁眉不展地遵命回去。到了约翰老爷家，他听说安妮小姐已央求她有病的妈妈让吉西在她家过一夜，太太说，她们的声音使她头痛，昆塔听后大为宽慰。他接着就带着吉西赶车朝家走，吉西在狭窄的车把式座上，用手抓住他，在他身旁颠上颠下。

路上，昆塔突然想起，自从自己把她的名字告诉她的 那一个晚上起，这还是第一次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车不断地在渐深的

暮色中行进，他愈来愈感到一种奇怪的高兴心情。但是他又感到自己相当可笑。他为了这个头生的孩子，煞费苦心进行了规划，绞尽脑汁考虑如何履行他的责任，但是这当儿却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突然把吉西抱到怀里，笨拙地摸摸她的胳膊、腿和头。她扭动着，好奇地望着他。他又把她举起来，试试她有多重。然后，他非常庄重地把缰绳放到她那热呼呼的小手里——不一会，吉西快乐的笑声似乎是他所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

“你这漂亮的小丫头，”他终于对她说。她只是看着他。“你真象我的弟弟马迪。”

她还是看着他。“法！”^①他说着指指他自己。她看看他的手指。他点点他的胸膛又重复说：“法。”但是她的注意力又回到马身上。她摆动着缰绳尖声叫道：“起跑！”模仿着她曾听他说过的别的话。她自豪地对他微笑着，但是他看上去是那么伤心，微笑很快就消失了。他们沉默地驶完剩下的路途。

几星期后，他们第二次从安妮小姐家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吉西向昆塔挨紧，用她那胖胖的小手指戳戳他的胸膛，眼睛忽闪着，叫了声“法！”

他高兴极了。他捏住她的手指，指着她说：“埃-多-姆-吉西-雷！你的名字叫吉西。”他顿了一下，“吉西！”她听到自己的名字，开始笑了。他指指自己：“昆塔·肯特。”

但是吉西似乎迷惑不解，她指着他说：“法！”这回他们两个人都大笑了。

到了仲夏，昆塔很高兴，因为吉西很快地学会了教给她的一些词汇，并且似乎也很喜欢和他一块赶车。他开始想，吉西也许还有希望。然而，有一天，当吉西单独和贝尔在一块的时候，她偶而

^① 曼丁哥语的“爸”。这里昆塔试着用曼丁哥语教他的女儿说话。——译者

说出了一两个曼丁哥字眼。后来贝尔打发吉西到苏基大娘那里去吃晚饭。那天晚上,当昆塔回到家里的时候,她正等着他。

“汉子,你怎么一点事也不懂啊?”她嚷道。“你知不知道你最好还是仔细听我说。你这么搞,会给孩子和我们带来极大的麻烦!你最好用你那顽固脑袋记住,她不是非洲人!”昆塔从来也没象这会儿这样想揍贝尔。她不仅犯了难以置信的错误——对丈夫大声叱责。更糟的是,她不承认他的血统和他的家系。人们为什么一触及自己真正的传统就害怕白鬼子的惩罚呢?然而,有一种思想警告着他不要发泄他的恼怒,因为和贝尔的任何正面冲突,都可能中止他和吉西同车外出。但是,他又想到,她要这么干必须向老爷说明原因,这她是不敢说的。即使如此,他仍然不能理解自己是着了什么魔,要娶一个出生在白鬼子土地上的女

次日,昆塔在附近的一个种植园里等待老爷看完病人回家时,另一个马车夫把他听到的关于杜桑^①的最新消息告诉了昆塔。杜桑曾经是个奴隶,他在海地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黑人起义军,他不仅率领起义军胜利地抗击了法国人,而且还大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那马车夫说,杜桑是通过阅读有关“亚历山大大帝”和“朱利亚·凯撒”等著名古代将领的书而学习战争的。这些书是他以前的东家给他的。他后来又帮他东家从海地逃到“美利坚合众国”。近几个月来,杜桑已成为昆塔心目中的英雄,仅次于传奇中的曼丁哥勇士松迪亚塔。昆塔迫不及待地要赶回家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别人。

但是,他却忘了告诉他们。当他还在马房里时,贝尔便来找他,告诉他吉西发烧躺倒了,腮帮子肿了。老爷把这种病叫作“腮腺炎”。昆塔很担心,贝尔告诉他说,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正常的。后

① 杜桑·卢维杜尔,海地黑人起义领袖。——译者

来，当他听说，在吉西病好以前，他们不许安妮小姐和吉西玩，至少两星期，他甚至还有点高兴。吉西只病了几天，约翰老爷的马车夫就来了，替安妮小姐送来一个穿戴整齐的白色洋娃娃。吉西非常喜欢这娃娃。她坐在床上把娃娃抱得紧紧的，来回摇晃着，半闭着眼睛惊叫道：“真漂亮！”昆塔一言不发，恼怒地冲过院子来到马房。他几个月前扔在草料棚里的木娃娃还在，他已把它忘了。他用袖子把它擦干净，拿回小屋，几乎把它硬塞给吉西。她看见这娃娃快活地笑了起来，连贝尔也很欣赏它。但是几分钟以后，昆塔就看出来，吉西更喜欢那个白色洋娃娃。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他女儿大为恼怒。

更使他不高兴的是，他看到两个小姑娘久别重逢的情景，她们拚命想弥补她们不能在一块玩的几周时间。虽然有时昆塔奉命把吉西送到安妮小姐家玩，但是显然，安妮小姐宁愿到她叔叔家来玩，因为她妈妈很快就抱怨说她们的叫嚷声使她头痛，据她们的厨娘奥米加说，她妈妈甚至以晕厥为最后武器。但是她说，“大小姐”^①的那个快嘴闺女也不示弱。鲁斯比有一天告诉贝尔说，太太对姑娘们嚷嚷说：“你们简直就跟黑鬼一样！”安妮小姐回嘴说，“哼，黑鬼比我们更开心，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发愁的！”可是，两个姑娘在沃勒老爷家就可以尽情叫嚷。昆塔每次来回赶车走过两边栽花的车道，很少不听到姑娘们的尖叫声，她们在大房子里，在院子里，在花园里，甚至不顾贝尔的阻拦，到鸡棚、猪圈、马房以及奴隶巷中没有锁上的小木屋里大玩大闹。

一天下午，昆塔随老爷出去了。吉西就把安妮小姐带到她的小屋里，给她看昆塔的那一葫芦石头子。这是她得腮腺炎的时候发现的迷人的宝贝。吉西正把手伸进葫芦里，贝尔恰巧走进屋来，

① 按美国南部种植园的传统，黑人奴隶习惯称呼他们的女主人“大小姐”。

——译者

一眼看到就大声嚷道：“别动你爸爸的石头子！这是他用来记岁数的！”第二天，鲁斯比送来一封老爷的弟弟给老爷的信。五分钟以后，沃勒老爷把贝尔叫到客厅里去，他语调那么严厉，使她在离开厨房前吓坏了。“安妮小姐告诉她父母，她在你们的小屋里看到一件东西。这是什么非洲巫术，要在每次月圆的时候把石头子扔进葫芦里？”他盘问道。

贝尔的脑子飞速地转着，她支吾道：“石头子？石头子吗，老爷？”

“你心里很明白我指的是什么！”老爷说。

贝尔强笑了一声说：“噢，我知道你说的是怎么了！不是的，老爷，不是什么非洲巫术。我的那个非洲老黑鬼，他不会数数，就是这么回事，老爷。所以，每月初，他把小石头子扔进葫芦里，这样，石头子的数目就说明他的岁数！”

沃勒老爷仍然皱着眉头，摆手让贝尔回厨房去。十分钟后，她冲进小屋，把吉西从昆塔怀里抢走，用手掌痛打她的屁股，几乎是尖叫道，“你要是再把那个女孩子带到这里来，我就扭断你的脖子，听见吗？！”

贝尔让吉西哭着躲上床以后，设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对昆塔解释说，“我知道那葫芦石头子没有什么坏处，可是它正好说明我对你说的话，非洲东西会给你招来麻烦！而且，老爷什么事都忘不了！”

昆塔气得连晚饭都吃不下。使昆塔又惊讶又生气的是，二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天都给老爷赶车，可是连往葫芦里扔石头子记岁数这么一件小事，都会遭到怀疑。

又过了两个星期，紧张气氛松弛了，安妮小姐又来玩了。一旦玩了起来，她们又好象根本没这回事似地。昆塔几乎为此感到遗憾。正是草莓旺季，姑娘们沿着一排排爬满了藤蔓的栅栏来回走着，找寻那深绿色的野草莓地，装满了一桶桶带回家，她们的手和

嘴都染得鲜红鲜红的。别的日子，她们带着蜗牛壳呀，鹌鹑窝呀，一枚生满锈的箭头呀等宝贝回来，兴高采烈地给贝尔看，然后极隐秘地藏起来。以后，她们又会去做泥饼饼。到了后半晌，她们手上胳膊上全是泥浆，一块大踏步走进厨房，又立刻奉命回到外面井边去洗干净。两人又高兴又累地吃完贝尔给她们准备好的快餐，然后一块躺在棉褥垫上睡上一小觉。安妮小姐如在这里过夜，她和老爷吃完晚饭以后，就陪老爷呆到睡觉的时候。这时，老爷就让她出来告诉贝尔，该是她去讲故事的时候了。贝尔就带着和安妮小姐一样困乏的吉西，给她们两人讲兔弟弟怎么上了狐狸哥哥的当，最后狐狸哥哥自己又怎么上当等故事。

昆塔对于这两个姑娘日益密切的关系，极为厌恶，其程度远远超过吉西在摇篮里的时候他预见到这种关系时的心情。但是他必须承认，他也部分地由于吉西能如此欢乐地度过她的少女时代而高兴。他也逐步同意贝尔的看法，即使当白人的爱畜，也比在地里干一辈子活强。但是他敢肯定，有时他感到，当贝尔看着姑娘们亲昵地一块欢闹玩耍时，她心里也有某种不安之感。这时，他想到，至少在某些类似情况下，贝尔一定也感觉到并且也害怕他所担心的东西。有些晚上，在他们的小屋里，他望着贝尔哼着“耶稣”歌曲，爱抚着怀里的吉西。他感到，她一边看着那熟睡着的脸蛋，一边为孩子担忧。他感到，她要想警告孩子不要过于喜欢任何白人，不管这种感情是否看来是相互的。吉西太小了，不懂这些事，可是贝尔应该很懂得，信任白人会招致刀绞般的痛苦。他们不是把她卖了，扔下她的头两个奶娃不顾吗？甚至吉西的前途也无法预见，当然他和贝尔的前途如何，也同样无法知道。但是有一件事他是肯定的：真主会对任何伤害吉西的白人进行可怕的报复。

第七章

每月有两个星期天，昆塔得赶车送老爷去离种植园约五英里的沃勒会堂做礼拜。拉琴人告诉他，不光是沃勒一家，其它几家重要白人都在本县盖自己的会堂。昆塔惊讶地发现，附近几家地位较低的白人，甚至本地区的一些“穷棒子白人”也来做礼拜。他赶着马车，经常越过那些徒步行走的“穷棒子白人”，他们把鞋用鞋带系在一起搭在肩上。老爷和所有贝尔所称的“有身份的白人”从不停下车来请他们搭车，昆塔对此很是高兴。

礼拜总是有一篇冗长沉闷的布道，中间夹以同样没劲的歌唱和祷告。礼拜最终结束后，所有的人一个个地鱼贯而出，和传道士握手。昆塔很有兴味地看到，“穷棒子白人”和老爷那一阶层的白人如何相互微笑着手触帽沿致意，好象他们都是白种人就处于同等地位。但是，接着，当他们把野餐午饭摊在树下时候，两个不同阶层却总是分坐在教堂庭院的两头，好象是偶然分开坐似地。

一个星期天，昆塔和其他马车夫正等着观看这种庄严的仪式，鲁斯比用只有其他马车夫能听到的声音悄悄地说：“看来白人们吃起饭来也和他们做礼拜一样，并不痛快。”昆塔暗自思量，自从他认识贝尔以来，这么多年，每当奴隶巷举行她的“耶稣”集会时，他总是借口要干一些紧急的杂活逃避集会，但是他在马房里也听得到黑人们猫儿叫春似的嚎叫声，他认为，在白人们罕有的几件值得赞美的事情里，他们喜欢较安静地礼拜算是其中的一件。

大约只过了一个星期，贝尔提醒昆塔，她打算于七月下旬参加一次“大型野营集会”。这是自他来种植园后，黑人们每年一度举行的夏季盛会。以往他年年总是找个借口不随同前往，所以，这

次，他很惊讶贝尔居然还有胆量来叫他去。他几乎不知道这类盛会是要干什么的，他只知道和贝尔的异教有关，因此他不愿参加。可是贝尔一再坚持，“我知道你是多么想参加这会，”她带着极为讽刺的声调说，“我提早告诉你，你就能把它订入你的计划。”

昆塔一时想不出一个巧妙的答复，而他又不想引起一场争论，因此他只是说：“我考虑考虑。”虽然他并不打算去参加。

直到集会前一天，他送老爷去县城回来，在大房子门口把车停下来以后，老爷说：“托比，我明天不用车。我答应贝尔和别的妇女，让她们去参加明天的野营集会，我说过，可以让你赶车送她们去。”

昆塔气得心里直翻腾，肯定是贝尔出的鬼点子。他把马拴在马厩后面，连车都没解下来，就径直朝小屋走来。贝尔见他站在门口，朝他看了一眼说：“为了要你去参加吉西的洗礼，我没有别的办法。”

“什么？”

“洗礼，就是参加教会。”

“什么教会？就是你那个‘主啊’的宗教？”

“别让我们再吵嘴了，这和我没关系。安妮小姐要她家里人带吉西去参加星期天的集会，他们坐在前面祷告，让她坐在后面。可是她没有受洗，是不准进入白人教堂的。”

“那么她就别去！”

“你还是不懂，你懂吗，非洲人？被邀请去他们的教堂是一种特权，你拒绝，你我两个就马上会去地里摘棉花。”

第二天早晨他们出发了。昆塔坐在他那高高的车把式座上，两眼严峻地瞪着正前方，甚至对他那欢笑、兴奋的女儿都不回头看一眼。吉西坐在她妈妈的怀里，一边是其它妇女，另一边是野餐篮子。开头，她们径自聊天，后来，她们开始唱起歌来：“我们啊，在雅